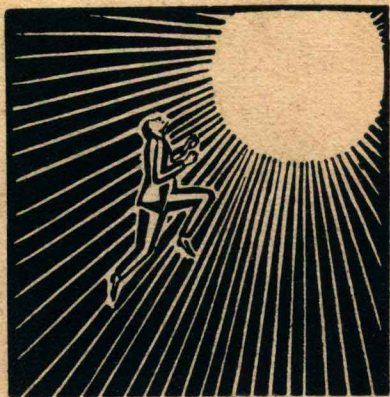


木刻連環圖故事
麥綏萊勒作
光明的追求
葉靈鳳序



麥綏萊勒作

光明的追求

葉靈鳳序

木刻畫六十三幅

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

一九三三，九，一， 初版

一九三六，九，十， 再版

1——2000

2001——3000

普及本實售大洋一角

木刻連環圖畫故事

種 二 第

葉 靈 鳳 序

所謂木刻，簡單的說起來，就是在一塊平面的木版上，用刀刻着自己所要刻的花紋或構圖，最熟悉的例子，就是我們小時讀書的時光，用洋刀偷偷的在書桌邊上所刻的自己的名字，將這名字的四週塗上墨，用白紙覆上去印下來，變成黑紙白字，這就是所謂木刻。

木刻的方法雖然是這樣簡單，可是他的淵源和技術却是極悠古而繁複的。隨着印刷術的發明，木刻的使用，中國在世界上無疑的是站在祖師的地位。歐洲現在存在的木刻，最早的

是十五世紀初葉，而中國，則在唐代所刻的佛經上，已經有木刷的很精緻的圖像了。不過，將木刻視作是一種獨立的藝術而嚴肅的加以研究，中國是從來沒有人夢想過的，一直到最近，因為西洋木刻的回娘家，才被有一些熱心近代藝術的青年們所注意。

可是，在西洋，木刻却一向在藝壇上佔着相當的地位，即使僅僅作為書籍插繪的工具，也是很認真的在加以研究，雖然中間在十九世紀初葉，曾受過金屬製版術的排擠，不過不久又恢復了，而世隨着二十世紀，踏進了更發達的領域。

從手法上說，現代木刻和以前木刻的區

別，是在畫面上線條黑白運用的不同。以前的木刻，大都是在白的底文上留着黑的線條，如中國的陽文印章，因為那時的木刻大都是根據畫稿而複刻的。現代木刻所流行的手法，則是將所要刻的線條用刀刻去，在黑的底文上現着白的線條。換句話說，從前的木刻手法，是用陰影來顯出畫面上的受光部份，現代的手法，却是用受光的部份來襯出畫面上的陰影。

這種手法運用的第一人，是英國的托馬斯比威克（Thomds Bewiek 1753—1828）。他用一種三棱形的刀，逆了木紋刻着，而且並不完全依着覆在木版上的畫稿，僅是依了畫稿作根據，很自由的用刀在木版上畫着。所用的木

材也異樣。那時通常都用梨木或楓木，他却第一次選用了黃楊木。

自從比威克倡用了這種手法之後，歐洲大陸的許多木刻家，都紛紛效用，一反德國木刻大師丟勒 (Albrecht Dürer) 所傳襲的黑線的刻法。這時的木刻家雖然大都仍舊不是自己起稿，僅是受着委托覆刻着其他畫家的構圖，可是已經在手法上起了許多新變化了。用着這種手法，法國的比桑 (H. Pisan) 根據了畫家多萊 (Gustave Dore) 的畫稿，曾經刻了那著名的『吉訶德先生傳』的插圖。

現代的木刻家雖然有時也作書籍的插圖，不過覆刻他人已成畫稿的事，已經不大有了，

大都是自己作稿，自己動手刻。有的預先將底稿的一草一木完全仔細的鈎好了，然後用複寫紙印到木版上去，有的僅在木版上塗一層白粉，用鉛筆或毛筆隨意的起一個草圖，然後將刀作筆，再隨意與所至的刻着。有的更經過攝影的手續，將原稿晒到木版上去。

這種創作木刻的活動是在二十世紀初葉。因為脫離了插畫的附庸的地位，所以漸漸的有了專門的研究者，產生了許多傑出的人材，同時，因為黑白對照的單純趣味的豐富，更為一般藝術愛好者所重視。

現代木刻發達的原因，除了上述的關係以外，還有物質的原因。第一，木刻的工具和材

料都是簡單價廉，研究起來便利，收藏家購買起來，也比一般的藝術作品來得經濟。第二，用作書籍的插畫或飾畫，在印刷成本上較銅版或蝕雕低廉，效果則反而增加，因為木刻的插圖，大都印自原版，由插畫家自刻自刷；更加保存着原作的真面目。同時，因為現代生活脈搏的緊張，木刻的原始單純的趣味，黑與白強烈的對照，簡捷而又複雜的手法，木刻便成為最適宜表現這種生活和印象的一種工具。

在歐洲大陸的德國和法國，新興的蘇聯，在木刻的發達上有悠久的歷史的英國，在資本主義文明爛熟的美國，這方面都有不斷的新人材出現。已經卓然成家的，如英國的紀耳（

Eric Gill)，萊登女史(Cildre Leighton)，吉本斯(Robert Gibbings)，美國的康特(Rockwell Kent)，德國的珂勃微支(Kaethe Kollwitz)，若特羅夫(Karl Schmidt Rottloff)，比利時的麥綏萊勒(Frans Masereel)，各用着不同的技巧，在單純的木版上，綜錯着黑白二色，創造了不少的驚人的傑作。這其中，因為運用着強有力的黑線條作了許多冊連續圖畫的麥綏萊勒，更為這種新興藝術的愛好者所稱道。

麥綏萊勒是比利時人，一八八九年在比利時海濱的布朗克白奇(Blankenberghe) 小城裏，幼年生活大都消磨在佛郎德的根特(Ghent)

後來又到非洲的丟立斯 (Tunis)去過，回到歐洲後，便到英國和德國去旅行，曾經在瑞士住過，以後便逗留在法國。歐戰的時候，他曾參加過羅曼羅蘭等的非戰組織，繼續給他們的機關報『葉報』(La Feuille)作木刻的諷刺畫。從那時候起，麥綏萊勒在他半生流浪的生活中，找到他可以獻身的大路了。他繼續不斷的用他佛郎德人的熱情，強有力的線條，簡單的色彩（黑與白），發揮着對於現代都市文明的咒詛和幻想。

無疑的，麥綏萊勒的藝術上的修養，不是得自研究室中，而是得自街頭，得自漫遊的生活中。他最愛描寫的對象是：呼號的街衆，擁

擠的街景，疾駛着的車馬，港埠，酒店，藏在每一個生活着人的夢中的潛意識。

他是一位大量生產的作家。二十幾年以來，他刻過了幾千幅的書籍插畫，稀有的大著如羅曼羅蘭的若望克里斯多夫，戈斯特 (Coster) 的烏倫斯皮格爾奇遇記，都曾由他作過插畫。

此外，他又作過幾部連續的木刻畫本，如『一個人的受難』，『光明的追求』，『沒有字的故事』，『理想』等，都是用連續的圖畫，不用文字的說明，來敘述一件故事，即所謂連環圖畫的。

麥綏萊勒連環圖畫的主人公，正如他自己

一樣，是一個體格健強，感情熱烈的男子，不受禮教的縛束，不顧社會的嘲笑，用着孩子一樣的天真的熱情，可以哭，立時也可以笑，可是却到處碰壁，因為他所追求的理想太高了，現社會是沒有這樣一回事的。

這冊『光明的追求』（即太陽），所畫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故事。你看，爲了追尋光明，主人公不是上天入地，到處在受難嗎？

一九三三，九月。



